

张大千

走进艺术大师生活丛书

ZOUJINYISHUDASHI
SHENGHUOCONGSHU



SHANGHAIRENMINMEISHUCHUBANSHE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北京)

5.7
9

走 / 进 / 艺 / 术 / 大 / 师 / 生 / 活 / 丛 / 书



□ 文/子 蓝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策 划 光 浩
责任编辑 孙国彬
封面设计 庞先健
技术编辑 龚国儒

张大千

走进艺术大师生活丛书

文/子 蓝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供纸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

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22-1976-3/J · 1860

定价：4.50元

编者的话

青少年读者们，当你们听到这些赫赫有名的艺术大师的名字时，一定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。

这些中外著名的艺术大师是怎样获得成功的？用什么样的方法，才能够看懂他们的作品呢？

带着这许多疑问的青少年读者，如果你们沿着这套丛书所提供的入口，轻松、愉快地走进艺术大师的生活中去，就一定能寻找到令你们满意的答案，并获得艺术的真谛。

《走进艺术大师生活丛书》为了全面地反映大师的艺术与人生，采用了图文并茂的形式，让读者边读故事边看作品，充分体验艺术大师不平凡的人生和艺术创造激情。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丛书的作品赏析部分，采用了引导读者自己积极思考的方法，来更深入地理解作品的内容，揭开大师作品的奥秘。

21世纪将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。在高科技不断发展的同时，创造性和美的意识将渗透到社会的深层，作为终身教育中的一环的美术教育的比重将越来越得到增加。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，美术教育将不仅仅满足于注重技能技巧的培养，而朝着制作、欣赏、思考三者并重的方向发展，除了学校所进行的美术教育外，在青少年读者的课外生活中，人们期待着更广泛、更生动的新的美术教育方法的诞生。

在这时候，《走进艺术大师生活丛书》出版了。它的可贵之处在于：提示了一种新的美术教育的方法，在提高读者艺术修养的同时，更注重美的感受能力的培养。因此，《走进艺术大师生活丛书》是热爱美术的读者们的良师益友，同时也是美术教师的教学参考书。



目 录

- 一、张大千简介 /1**
- 二、张大千的生平 /4**
 - 1. 黑猿托生 /4
 - 2. 狐仙 /6
 - 3. 百日师爷 /12
 - 4. 百日和尚 /17
 - 5. 石涛复生 /24
 - 6. 倒台师长充斯文 /27
 - 7. 一石三州 /30
 - 8. 敦授挂冠 /33
 - 9. 三上敦煌 /36
- 三、张大千的作品赏析 /44**
 - 1. 大涤子东邨隐居图 /44
 - 2. 仿董源《江堤晚景图》 /44
 - 3. 猿 /47
 - 4. 双鸭 /49
 - 5. 多子图 /50
 - 6. 倚柳春愁图 /52
 - 7. 时装仕女图 /52
 - 8. 赤莲 /55
 - 9. 哈巴狗 /5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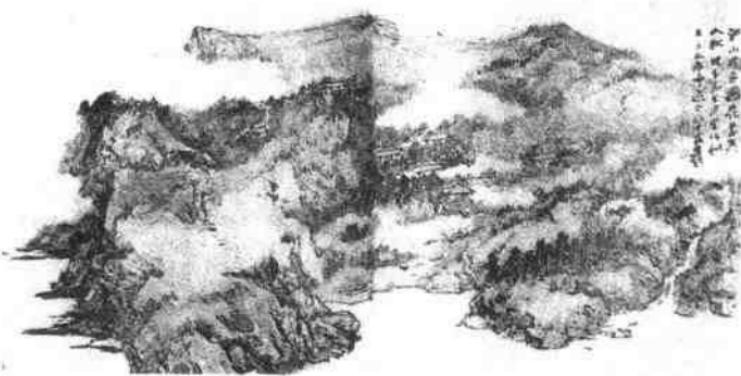
一、张大千简介

张大千(公元1899—1983年)是近代中国画坛上的大才子。他才华横溢，聪明绝顶，风流倜傥；他俊雅飘逸的画风，令人联想起明代那位苏州才子唐伯虎。然而，这位四川才子比起苏州才子的更为富丽。在动荡的岁月里，他蓄美髯、食美食、居美舍，出门时前呼后拥，回家时乡绅名士在他家等候，真可谓是神仙中人了。

张大千的艺术和生活可分为国内和海外两个时期。张大千在艺术界可以说是少年出道，年轻时，就在画界负有盛名，50岁前画坛同仁就将他与齐白石并称“南张北齐”；在海外时，媒介又将他与立体画派大师毕加索并称。在艺术造诣上，张大千取法明、清书画，尤其衷情石涛、朱耷，笔下生风，往往“风情笑拍古人肩”；漫游海外期间，创造了“泼彩法”，自称可得“惟恍惟惚，其中有象”之奥韵。



少年时，张大千曾做过和尚，又被土匪绑去做师爷，20多岁便蓄着一把大胡子，人称“张八胡子”。张大千9岁学画，12岁能绘山水、花鸟、人物，被人称为“神童”。他的二哥张善孖，是位气节骨鲠、爱国的画虎名手，大号“虎痴”。张大千的二位老师，曾农髯、李梅庵都名重一时。在学生时代，张大千尤其喜欢石涛的画，他临摹石涛的画，可以以假乱真，人称“石涛复生”。张大千在他的“大风堂”里设有“百石室”，收藏历代字画精品，数以千计。他偏爱游历，性豪好客，曾在荒僻的敦煌，临摹壁画长达2年又7个月之久。为探根源，后又去了印度。1949年，住印度大吉岭一年有余，自此漂泊海外。1951年，携妻小从印度转到香港暂居，尔后搭乘轮船经日本前往南美。1952年，张大千先抵阿根廷，继而游巴西，用重金购下圣保罗附近摩吉山城的大片土地，并耗资200万美金，开辟人工湖——五亭湖，建造“八德园”。在这个有笔冢、竹林、梅林、松林、荷塘、唤鱼石、下棋



石的中国式庭园中，度过了17个春秋。1972年，移居美国，又精心构筑“环荜庵”；4年后，返居台湾，在台北外双溪“摩耶精舍”安度晚年。

他的朋友说他的手像印钞机一样，花钱如流水，但有时又会穷得没了买米的钱，真可谓“富可敌国，贫无立锥”。但对朋友、学生的危难，他都会及时给予援助。张大千是个真正懂得艺术品位的艺术大家，也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，品茗赏花，吟诗作画，高朋盈座，桃李满门，红袖添香，儿孙绕膝，美食精舍等，这些都是他生活中的基本音符。即使在敦煌那一段“自找苦吃”的时期，日子依然过得舒舒服服，有声有色。他的一生，是享尽人间福泽的一生。

二、张大千的生平

1. 黑猿托生

在张大千的画上，常常可以看到签着一个变了形的“爰”字，就像一只蜷缩着身体、尾巴拖在后面、仰头望月的小猴。如果说张大千的典故，这个签字的来源便是他一生典故的起始。

公元1919年，张大千从日本归国，居住在上海。过了两个月，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名士曾熙，接着，他拜在曾熙门下，成了曾熙的学生。

曾熙是湖南衡阳人，字子缉，别号农髯，善写隶、篆、魏碑各体，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。曾熙寓居上海时，广泛交友，名重一时。他曾收下顾莲村等一批学生，当张大千投入到他的门下时，这个张大千满脸黑胡子的样子引起了他的



兴趣。

“正权(张大千的学名),你既拜我为师,那么我就给你取个学名。你看取什么好?”

取什么?自己也没有想到过呀。张大千跪在青砖地上说:“请老师随便取个吧。”

曾农髯坐在椅上,沉吟半晌,取什么好呢?他忽然想起几天前初识张大千时听张大千讲起的一个故事:

那是张大千的母亲身怀张大千躺在床上恍恍惚惚入睡时,梦见一位须发如银的老翁携一只黑色小猴来到张家,张母见猴子模样伶俐,心里喜欢,忍不住多看了几眼。老翁见状,便说:“你既爱它,我便送你如何?”张母高兴地接过小猴,正准备给老翁施礼致谢,小猴看见透过窗格射进屋内的月光,急忙回头往张母腋窝钻去。不久,张大千出生了……

“既然有这则故事,看你模样又毛发浓密,恐怕是黑猿



转生吧，那就取名‘猿’”，曾农髯对自己为张大千取这个名字很得意。“猿”字是“猿”的异体字，因张大千在兄弟中排行在后，故又名“季猿”。

时间一久，张大千总觉得“犮”旁碍眼，于是去掉“犮”旁，张爰由此得名。在张大千的一生中，爱猿、养猿、画猿，是他的一种爱好。同时，在他那成千上万张山水、花卉、禽兽画上，总要落一个变体的“爰”字款。甚至，在他仿制的假画上，也用“爰”字来作记号。

托生的说法是虚幻的，且是古老的。然而张大千对此却深信不疑。

2. 狐仙

张大千和父、母在四川内江县城里长成到15岁。父亲的“义为利”杂货店的买卖越来越好，一度以“张画花”闻名



的母亲曾友贞也不再为别人描绘帐帘、枕头等图案了。父亲觉得该让大千出去见见世面，去大学堂念书了。当时张大千的四哥在重庆求精中学教中文，张大千就进了求精中学读书。

求精中学在重庆市曾家岩，学校后墙的陡坎下就是嘉陵江。在重庆，它可算是能挂在嘴边夸的好学校。学校学生都百里挑一，校规很严。

穿着蓝布长衫，脚蹬圆口布鞋，鞋后跟还缝着两根蓝布带子捆脚踝的张大千，在一群穿着洋布学生装中，显得有点土气。洋学生见他还留着瓜皮帽似的头发，都撇了撇嘴，用不屑的口气讥讽：“哼，小地方的小子，又土又傻。”“要不是他四哥当国文教员，他才进不了这所学校呢！”

过了一段时间，同学们见这个矮胖的“乡巴佬”还有两下子，各门功课都好，还会画画，书法也好，只是数学总是不能及格！这使张大千很伤心。然而，有一件意外的事，使



张大千在同学中树立了威信，这就是“狐仙”事件。

求精中学的学生都住校，熄灯号一吹，学生宿舍顿时漆黑，安静了。

“呜呜呜……”一声比一声凄厉的嗥叫，从空荡的操场上传来。在黑暗中，同学们都睁大了两眼，这是什么在叫？窗外，凄冷的月光洒在操场外面长着青草的乱坟堆上，显得格外寂寞、荒凉。“呜呜呜……”那东西还在嗥叫，尾音里还有一股像人“格格”笑的声音。宿舍里没有一点声音，胆小的同学把被子扯到头上，蒙住两耳。

白天，同学们三五成群地挤成一堆，议论开了。晚上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叫？大家都怕得很。一个读过《聊斋志异》的同学断定，这肯定是狐仙在拜月。拜月的狐狸精看中了那个英俊的男子，就变成一个美女找上门来，用不了几天，就把这个男子的血吸干，成为一具枯尸。大家张着嘴巴吓坏了。一到晚上，赶忙把被子死死地盖在头上，生怕自己成



为被狐仙看中的美男子。

那“呜呜呜”的嗥叫又连续叫了几天，害得大家接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，白天上课只好迷迷糊糊地打瞌睡。

张大千也怕，但还不至于怕得如此要命。他记得在家时，有时睡到半夜，后窗的荒坡上也传来类似呜呜呜的叫声，他怕了，睡在旁边的母亲就柔声地说：“别怕，这是野兽在寻东西吃，它吃得高兴，就要叫。”

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张大千决心弄个水落石出。白天，他约好了一个同学，这个同学是他的好朋友，胆子挺大。两人各找了一根棒球棒，藏在草席下，决定晚上去探险。

“呜呜呜……”“狐仙”又在拜月了。同学们裹在被子里，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。这时，张大千蹑手蹑脚地爬下了床，拉了拉约好的那个同学，那个同学一动不动，原来他变卦了，不想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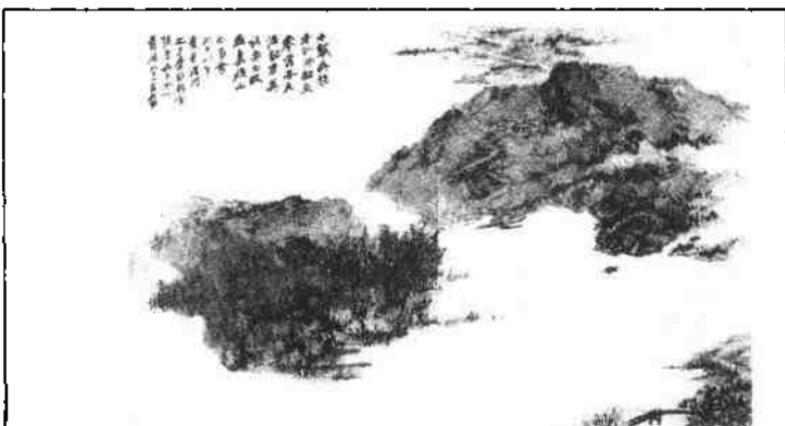
张大千无可奈何，只好自己去了。他踮着脚尖，手里拿着棒球棒，轻轻来到操场。月光笼罩校园，一切都静静的，静得出奇，与喧闹的白天完全是另一个样。张大千远远看见一个影子在草丛中发出窸窣的响声，赶忙把棒球棒扔过去。手无力，棒子落在操场边上，发出“啪”的一声重响。那影子突然窜出草丛，有半人高，口中发出沉滞的“呜呜”声。这野物突然看见操场中站着一个人，便扔下口中的东西，改换路线，一声不响地跑了。

张大千见那东西窜出草丛，吓得慌了手脚，扭头飞跑回宿舍，钻进被子，浑身直发抖。

早晨，校监来了，虎着脸，在排成队伍准备做早操的同学面前踱来踱去。

“哪个捣的鬼！”他指着操场边的棒球棒和骷髅头吼叫。

大家一见白乎乎的骷髅头，都吓傻了眼，倒吸一口凉



气，脚都软了：呀，不知狐仙又把哪个英俊男人的血吸干了。

“报告，棒球棒是我扔的。”张大千站出队列。

“你为什么要乱扔？”校监一看是同事的弟弟，口气和缓了一些。

于是，张大千就把冒险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，他指着骷髅头说：“那不是我扔的，是昨晚那东西丢的。”

校监背着手打量了一眼这个土里土气的学生，没有言语。然后，他转身向乱坟堆走去。

过了一会，校监回来，口气平和了：“可能是一只野狗把一家坟拱开了。”

“站回队。”他大声地下命令“全体预备，做早操。”

自此，这个来自小县城、穿着青布衫的张大千，在同学中间建立了威信。大家在背后有时也要议论他几句，不过口气改变了：“他胆子真大，连鬼都不怕！”